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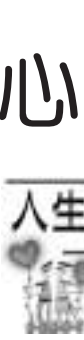
聽到太多的人這樣說：我最喜歡滿世界晃蕩。期待有一天，把工作辭了，開一輛寬敞的越野車，揹起一隻行囊，腳穿一雙帆布鞋，與自己的愛人行走天涯，看盡這世上的美景，嘗盡這世上的美食……

但又有人能這樣去做？

心情就像衣裳很容易陳舊。換上新衣裳容易，擺脫舊心情困難。雖然有夢想，有期待，想着去改變，但要從舊心情的泥潭裡完全爬出來難上加難，即便你奮力脫離了那個泥潭，身上仍然會到處沾有泥潭，使你洗去了，肌膚上還會留有泥土的腥味。一位舊同事，當初與他無話不談。三年前，感情篤愛的妻子亡故。他說每天最怕回家，一開門，他似乎聞到妻子頭髮上帶有的洗髮水的味道。有時一個人待在廚房裡，會猛然覺得妻子就站在身後，但是他不敢回頭，因為他知道，這輩子再也不可能見到妻子了，怕自己這一回頭會情緒失控。這位遭遇了十年前下崗失業，又遭喪妻之痛，才三十來歲的男子，看上去就像一個小老頭。

他的親人也看出了端倪，終於說服他把房子賣了，又在城郊重新買了一套新房。親人們又為他牽線，希望他再找一位妻子，但他一直放不下亡妻。雖然如此，但他的精神比以前好多了。

有時候，時間和環境會改變人的心情。時間是良醫，想讓時間快點來療傷，我們一點也急不得；但環境也是良醫，我們卻是可以掌控的，讓它快點就可以快點。換一份工作、搬一次新家、換一套新衣、來一次遠足……也許會給自己心情多一點亮色。



去年的最後一天，朋友打來電話說，他說買車了，再過幾天，就要去提車。我非常奇怪朋友的買車舉動。朋友說：「新年快到了，想換種活法，換種心情，給生活一點改變。」朋友原是一個拒車者，他說他這輩子不太可能去買車，但現在他卻妥協了，為了生活，為了改變，為了新心情，我覺得這樣挺好。朋友的舉動真的感染了我，每天上着夜班，心情像復印機裡的紙一樣一張與另一張沒有什麼區別。我是不是也該給心情一點改變呢？記得元旦那天早晨起來，天是霧茫茫的，外面靜悄悄的，這座城市似乎沒有醒來。我穿着屋裡，一樣的窗簾、一樣的傢具、一樣的掛畫……以及一樣的、可以預測出來的日子。悲哀和無奈從心頭湧起。

我在用早餐的時候，產生了一個想法。幾天後，房間裡的傢具重新進行了擺設，書房裡堆積如山的書，全部打包搬進了儲物室，一些色彩鮮豔的掛畫替換了積滿灰塵的掛畫，我還網購了時尚的電子鐘、一些瓷器和屏風裝點客廳，我又購了一台高檔收音機，這樣閉着眼睛也可以聽新聞，欣賞音樂了。這樣的改變給我帶來了新心情，感覺真的不錯。

過年的時候，北方一位雜誌社編輯給我發來郵件。她說，她們的雜誌改版了，希望我提提意見。她說，雜誌改版，求得是一份新感覺，帶來一種新心情。是的，影響你的就是那種舊心情，想換一種生活，就要換一種心情，也只有換一種心情，才能輕裝前行。換種心情說難也不難，說易也易，最易的就從身邊小小改變做起，也許會給你帶來意想不到的收穫。

京劇與革命黨

鄧小秋



文化什錦

清末民初之際，京劇藝術發展迅猛。在轟動北京、天津後，大批演員南下，以致遍布全國。作為國際大都市的上海，也開始逐漸形成為「南派京劇」的大本營，擁有眾多優秀的京劇演員。觀眾基礎雄厚，聲譽日漸擴大。而在此同時，中國的政局也出現了極大的變化。清朝衰敗，革命黨興。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，欣欣向榮。各地的革命團體，正如雨後春筍，高歌猛進。上海一直開風氣之先，自然也成了各地革命家的雲集之處。這兩者都屬於「新生事物」，在當時很自然地便結合在一起，出現了很多轟轟烈烈的演出事迹。

一九〇八年十月，上海建立了新型的演出場所——新舞台。當時在那裡演出的夏月珊、夏月珊、潘月樵等，都是一批富有正義感的著名藝人，面對着風雲際會資產階級革命風暴，這些思想先進的藝術家們，開始接受新的改革思潮，踴躍參加革命行動。他們一方面為了保護劇場設施，避免火災等災害事故。另一方面，也為了防範社會惡勢力對演出的干擾。因此，就以「新舞台」一批武行演員為主，組織了精悍強幹的「救火隊」。同時，又以「新舞台」的京劇演員為核心，在上海建立了第一個行業組織——梨園公會，從而維護京劇藝人的自身利益，以抵禦當時社會的激烈動盪。

這時候，奉孫中山之命，從日本回到上海的陳其美等人，正積極聯繫人員，從事秘密的革命活動，準備武裝起義。夏氏兄弟與潘月樵等，在與他們的接觸與影響下，也都加入了中國同盟會，積極參與有關行動。並以「新舞台」為基地，先後組織演出了一批進步劇目如《潘烈士投海》、《黑籍冤魂》、《新茶花》、《宦海潮》、《秋瑾》、《黑奴鐘天錫》、《血淚碑》、《猛回頭》等，鼓吹社會變革，反對專制統治，在觀眾中造成很大影響。

辛亥革命時，以潘月樵與夏氏兄弟為首，又組織了武裝的「伶界商團」，拿起武器，參加光復上海的戰鬥。他們奮勇當先，包圍並攻打江南製造局。後來，當陳其美遭到清軍關押時，他們又組織武裝人員進行營救。這些優秀的南派京劇的藝人們，思想開明，捨生忘死，積極參加革命隊伍，真槍實彈地與清軍作殊死的鬥爭，在革命陣營中，贏得了很高的評價。民國建立後，曾受到了孫中山的表彰，認為他們是：「啓導侖界，有功社會」。

；今天若要實際感受一番它的前塵夢影，這些舊街衢、老建築當能提供一種視角、一個窗口。

上世紀六十年代初，作為新聞記者，我曾多次在這條街道上採訪，聽到過一些老年人講：從前一到年節，街頭就到處飄揚着五顏六色、不同圖案的各國國旗，眼前「亂馬盈花」，心裡很不是滋味。時隔半個世紀，春節期間，我重遊舊地，映入眼簾的卻是落戶此間的大批中外合資、外商獨資企業無一例外地都掛起鮮艷的五星紅旗。我想，遺憾的是，那些老者不在了，不然，面對此情此景，他們一定會有許多新的感觸。

對於曾在這座海濱城市度過青春時代的我來說，最引為自豪、無比興奮的還是跨越式發展的鮫魚圈新區。這裡，依託橫空出世的營口新港，發展了幾乎百分之三十以上的增長速度，以一座現代化、生態化新城和改革開放的窗口、龍頭，成為全市一張亮麗的名片。

此間位於遼東半島中部，背山面海，扼南北交通要衝，可是，千百年間，卻一部一處處於孤寂荒涼狀態。可貴的是，民風剛健、質樸，想體力發達，開放意識很強。當地流傳着八仙在此渡海的神話傳說，仙人島因而得名。他們賦予一座孤山上的磚塔以鮮活的生命，結尾為慈母登高望兒的感人形象；還把一個圓頂山丘稱做饅頭山，說是「天為籠蓋地為鍋，柴在深山水在河。萬里煙雲皆紫氣，誰家蒸此大饅頭。」氣魄可謂大矣。當然，若是同新時代建設者相比，那還要遜色得多。時代的強弓等待着年輕的臂力；彩繪現代化的宏偉藍圖，需要的正是元氣淋漓的大手筆。營口港人硬是在海陬荒灘上，一空倚傍地建造出一個躋身全國十大港口之列、與五十多個國家和地區的一百四十多個港口通航的北方大港。現在，年吞吐量已達到兩億多噸，按照開放之初老港二十萬噸吞吐量來計算，整整翻了一千番。

（上）

王充閏

五十年，在綿延無盡的時間長河中不過是瞬息、刹那，而對於這座因開埠而現身、依港口以發展的海濱城市來說，卻幾乎涵蓋了全部歷史。

另一張是彩色照片，拍攝於二〇〇九年十月二十三日。它記錄了遼寧船舶工業園為英國埃格利地亞航運公司製造的「阿納帕」號巨型貨輪在遼河口順利下水的場景。船身長一百九十米，載重量為五點七萬噸，出口創匯額三千三百六十五萬美元。

時間永是流逝，街市萬象更新；而遼河口，白浪滔天，濤聲依舊。耐人尋味的是，這兩艘分別出現於十九世紀和二十一世紀的英國商船，竟然在同一港灣裡，負載着不同使命，相背而行——那艘鴉片商船從遠洋駛來，還將潮遼河而上深入東北內地；而這艘巨型貨輪則將駛向遠洋，最後抵達英倫三島。作為這座港口城市盛衰榮辱的直接見證和新聞載體，兩幀照片以其深邃的政治內涵和文化價值，分別留存了舊日血淚斑斑的慘痛記憶，展現出一座城市以至整個國家和平崛起的動人景象。

這種強烈的對比，同樣反映在市區裡。沿着遼河南岸，蜿蜒着一條被譽為中國北方「百年商埠露天博物館」的老街，兩旁各式各樣的近現代建築，鱗次櫛比。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英國、法國、瑞典、挪威、荷蘭、美國、俄國、日本、丹麥、德國這十個國家先後建立的領事館，建築風格各具特色，素有「萬國式」之稱稱。時至今日，這些歷盡滄桑的老建築仍然有三十餘座保存下來。往昔的市井風華，已經退出歷史舞台，拉上了帷幕

前程向海



文史叢譚

歷史離不開記憶與敘述。一個地區、一座城市，像歷史人物一樣，有其獨特的個性、鮮活的情貌，而且，刻錄着時代的履痕。就承載歷史記憶的功能來說，瞬時存真的圖像，明顯地優於聲音，也勝過文字。

現在，擺在我面前的是兩幀頗富對照意味的珍貴照片：

一張，很陳舊，很古老。發黃的紙面上，一艘滿載着鴉片（當時稱為「洋藥」）的英國商船，正乘着滿潮沿遼河口駛入太古碼頭。

事情應該追溯到一個半世紀之前。根據屈辱的中英《天津條約》，牛莊成為對外通商口岸。一八六一年五月，營口代替牛莊被迫開埠——這在東北地區是唯一的。此後，西方列強蜂擁而入，紛紛在此間設領事館、辦洋行、建教堂、修碼頭。他們強行攫取了海關權、領事裁判權，使營口淪為西方殖民者在中國東北傾銷商品、掠奪資源的海上門戶。經過這裡轉輸，白山黑水間的大豆、棉花、藥材、煤炭源源運出；而棉布、燃油、火柴、玻璃等工業製品則如潮水般湧入。進口商品中七成以上是毒品鴉片。從營口開埠到一九一一年，五十年間，輸入鴉片總量竟達二千二百六十噸。不僅大量白銀外流，擠垮了民族工商業，而且，嚴重摧殘了東北人民的健康。屈指算來，營口開埠已經整整一百五十年了。一百



飲食男女

美食佳景走江南

吳哥遺跡

楊芳菲攝

小雨霏霏，四月嫩黃，與丈夫走徽州遊杭州，看不盡，江南好。

西遞與宏村，黑瓦白牆，俱着青山枕着綠水，桃花紅，梨花黃，梨白白，怎麼看

都是一幅幅淡雅的徽州民居水墨畫，幽靜悠然的世外桃源。小巷古老幽深，人家門口掛了鹹魚臘肉，墩實飽滿的火腿，陽光下油亮亮的，不由垂涎三尺。導遊說，我們這兒的豬啊，從春天養到冬天，是真正的農家豬肉，非常香。宏村的農家菜館間間滿座，遊客在這裡隨處可品嚐當地特色菜。這兒的菜也便宜，呈坎村一家飯店，一百五十元，老闆娘下廚叮叮噹噹很快端上來，鹹豬耳朵，豬口條，炒青菜，大碟小黃魚，大盤紅燒肉，米飯管夠，真香呀，我們埋頭風捲殘雲，頃刻掃得光光。

古韻瀟灑的屯溪老街，人行其中，如置身於一幀清明上河圖裡，駐足工藝品鋪觀賞各類微可也，流連茶葉店品杯剛上市的山黃山毛峰也可以，就連學一枚墨墨酥、長壽酥或噴香的黃山燒餅邊走邊嚼亦甚自在從容。

一品黃山，天高雲淡。果真名不虛傳。黃山標誌迎客松蒼翠端莊，儀態萬千，枝葉伸展，滿腔赤誠，這株長壽古松現有人看護，堪為鎮山之寶。雄偉險峻的巍巍群山，奇松怪石姿態不一，待客同一，上山大禮相迎，下山拱手恭送，任塵世滄桑，萬古不變，令人仰視中嘆為觀止。黃山腳下的農家菜館，有個很大的後院，擺得下十來桌，田地裡有自種的蔬菜，長勢正好。因惦记着宏村的火腿肉，特意點了蒸火腿，細心的老闆在火腿中加入了豆腐，這樣火腿不太膩，豆腐亦有味，相得益彰，又有新鮮的蕨菜，因其葉像鴨蹼而得名的爽滑清香的鴨板菜，鮮美無比的石耳燉土雞，對面山上竹海松濤，香掉了牙齒，我二人大呼過癮，結賬一百多元。失之大快朵頤？屋外洗手間是老式的簡易茅房，牆上留一四方小孔，站起時正對一窗青山，頓覺穢氣全無。

在紹興，霉乾菜扣肉未上桌便遠遠聞見了香，那霉乾菜又叫烏乾菜，「紹興三烏」之一，細如麻繩，色黑卻鮮美，愈嚼愈有味。參觀魯迅故居，去對面的周家店子見識臭豆腐與茴香豆。臭豆腐乃四方小塊，外脆裡軟，嘗一口又嫩又香；茴香豆，小小的一碟，軟鹹有味，轉眼下半一半，旁邊一遊客又開五指將碟子罩住，學孔乙己搖頭吟一句「多乎哉？不多也！」眾人皆樂。春天的西湖，步步皆景，湖中遊船不斷，湖水一波波拍打堤石，似乎在講述那些千年的故事與傳說。從蘇堤走到白堤，斷橋邊，小餐廳，臨窗的桌子，一人一碗東坡肉，覆幾點蔥花，油汪汪的，卻肥而不膩，入口即化。燒鰻段，油麵筋，醉雞，醬鴨，各有特色。看窗外斷橋，一樹桃花一樹柳，美食美景當前，此境幾時修到？

早餐捨棄大酒店的自助餐去找小吃，小巷中有家做醬香餅的，肉餡酸菜餡都有，現做現賣，熱氣騰騰地裝進紙袋，油直浸出來，特別香脆可口。最後一晚，在電視裡得知杭州有家牛肉店，生意火爆，又竟能做「紅樓夢」中的茄釐及其它菜式，店主豪言還要到北京、上海開分店。不由食指大動，興沖沖要去，誰知一打聽就連出租車司機都不知在哪。丈夫說，這樣也好，留個念想，下次再來嘛。美好事物只合相遇，而非強求。想想釋然，於是乘興夜遊西湖，觀賞音樂噴泉，聽湖邊年輕歌手略帶憂傷的吉他聲，回來時經過一家家常菜館，餓了，隨便吃點吧，出乎意料，那手剝筍清香鮮嫩，西湖醋魚色香味俱佳，老鴨煲嫩滑的湯我喝了三碗，最後上盤清炒莧菜，青白相間，敢是大火炆炒，糊斑點點，香掉了牙齒，我二人大呼過癮，結賬一百多元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，有緣無緣，此中真意，誰能說清？

翁秀美

吳哥遺跡

楊芳菲攝

屠殺沒有讓希特勒停止罪惡的行動，鮮血反而讓他更加「興奮」了，變得更加歇斯底里。斯坦利在美國在伊戰中發生虐俘事件後，進行了一個「服從權威試驗」。這個試驗也許可以解釋希特勒的「瘋狂」。在一個封閉的房間裡，一名「權威者」命令手下對蒙面人進行電擊，蒙面人發出了慘叫，當然，蒙面人身上絕緣線，「慘叫」聲是電腦控制的。權威者要求施暴者增加電流強度，施暴者越來越興奮，最後，他甚至不再按照權威者的指令了，而是自動增加電流，電擊蒙面人。工作人員不得不衝進去強行阻止。這個實驗在美國廣播公司播出後，令人震驚。斯坦利說，人人心藏有「惡」，而可怕在於當我們知道他心中有「惡」時，往往已經無法去控制了。所以，期待依賴道德力量來讓一個社會保持善良的溫度，那是一件非常不靠譜的事情。而是在施暴的那一刻，就有人阻止並讓他付出代價。

恃強欺弱是一種有效的手段。

在學術研究方面，有學者認為希特勒仇視猶太人也是在成長過程中萌生的，而激起他屠殺猶太人的一個淵源，很有可能是一個名叫維特根斯坦的男孩。當時，希特勒和維特根斯坦都在德國一個名叫林茨的地方讀書，校方甚至還保留了一張照片，當時這兩個都只有十四歲的孩子站在一起，希特勒表情孤獨而陰鬱，而維特根斯坦卻熱切地凝視着鏡頭。維特根斯坦是猶太人，個性獨立，倨傲不已。這對希特勒來說，維特根斯坦的個性是他最受不了的，在他的《我的奮鬥》中，他多次提起在林茨的學習生活，言語中充滿了對猶太學生仇恨。而史學家認為，也許是維特根斯坦曾經「傷害」了希特勒，導致他後來對猶太人恨之入骨。當年埋下的對猶太人的仇恨，一直無法消解，在他獲得權力後，終於如決堤之海，釀下了屠殺猶太人的慘絕人寰的歷史大案。

紀念辛亥革命莫再「英雄美人」

余仁杰



文化經緯

《知音》的背景就是蔡鈞在北京策劃反袁受監視而設法潛出京城，得以成就反復辟大業。而其故事情節卻演繹成蔡鈞在八大胡同（京城紅燈區）遇上一知音——小鳳仙，如膠似漆打得火熱，並以此成功蒙蔽了袁世凱。因小鳳仙深明大義，與《桃花扇》中的李香君有點相似，冒着風險協助蔡鈞潛出北京，讓他去完成大業，而小鳳仙自己卻遭袁閣押……真是「英雄美人」，扣人心弦！但此僅是小說福爾。

現據專家研究，上述故事中的三個重大關節史實是這樣的：一是袁世凱一九一三年十月調蔡鈞赴京，加昭威將軍銜，入陸海軍大元帥統率辦事處（核心軍事指揮機構），表現出袁對蔡的賞識與信任，根本沒有一軟一禁——這回事；當然袁既拉攏也設防，於是派一名心腹做蔡的次長加以監視；而蔡鈞是將計就計，很想借手去完成現代化國防。二是蔡鈞雖涉足花叢，結識了小鳳仙，但也不曾去，兩人的交往並不背着家人（蔡鈞長子蔡瑞回憶證實），更不出雙入對招搖；蔡鈞之舉僅是為了蒙蔽袁世凱；我去風月場所表明不干涉你稱帝。三是最關鍵的：蔡鈞計劃是離開北京繞道日本回雲南（反袁政府有記載）；蔡鈞給假三個月，批准他去日本養病（政府公報有記載）。實際是袁世凱「主動」放走蔡鈞，這與小鳳仙並無什麼關係；而且蔡鈞雲南起義後，小鳳仙仍安然無恙。

所謂「愛與無愛是永恆的主題」，但對此必須要正確理解與認識。對反映辛亥革命這樣宏大歷史事件的作品，表達的「愛」首先是對國家和民族的大愛，而不是違背史實的「英雄美人」。

藏惡

陸地



人與事

一個孩子，膽小怯懦。在長長的童年，他最害怕的是喜怒無常的父親，每當他喝醉酒的時候，他就會和孩子的母親爭吵，甚至動武。父親在家庭裡有着至高無上的權威，沒有人能阻止家庭戰爭。孩子就躲在角落，看着，瑟瑟發抖。

孩子長大後，成為軍人，他不斷得到升遷，最後成為一個國家的元首。他就是希特勒。

美國耶魯大學社會心理學家斯坦利說，誰也無法十分精確地分析希特勒為什麼會成為惡魔？但可以肯定的是，一個人的成長與家庭有着千絲萬縷的關係。

在希特勒糟糕的家庭中，希特勒的母親非常溺愛他，但是母親在家庭裡沒有權力，當他不斷被父親毒打時，卻沒有去調停和保護他，而是仍舊依戀、尊崇和順從丈夫，這也許讓幼小的希特勒懂得了